

第三卷说明

本卷选载列宁 1917 年 3 月至 1919 年 5 月即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前半期的文献,共 63 篇。

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遭失败,力量消耗殆尽,经济濒于崩溃。战争重负下的俄国人民遭受愈来愈大的苦难,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沙皇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企图同德国单独媾和,在国内建立军事专制制度,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俄国资产阶级既不满意沙皇政府的腐朽无能,又不愿看到君主制的覆灭,打算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更换沙皇,迫使他让步,和他分掌政权。资产阶级同沙皇专制的矛盾加剧了俄国的政治危机,有利于工农民主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完全陷于孤立,革命形势日益成熟。1917 年初开始的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发展为强大的示威游行,最终转变为人民的武装起义。2 月 27 日(俄历),革命在首都取得胜利,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在俄国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土崩瓦解。

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这场革命斗争,但由于党的许多领导者被监禁或流放,大批先进工人被送上前线,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足够力量把自发的革命洪流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二月革命后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

主义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将在迅速的、真正的、群众性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发展。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國家的基本政策、经济纲领。他详细论证了克服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还阐明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迅速接近了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见本卷第266页）列宁认为，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著作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掌握政权、即使掌握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他在论述摧毁旧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工农政权这个重大历史任务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些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必须摧毁外，那些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机构，如大工厂、铁路、电话、银行、邮政、辛迪加等等，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他赞赏“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一说法，认为在经济方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该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他还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面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44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46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47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50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53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53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60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 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64
后记	69
*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5月)	72—73
1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5月17日〔30日〕以前)	72
*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7年6月上旬)	74—85
* 1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6月4日〔17日〕)	74
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	86—93
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底)	94—108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 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	109—221
第一版序言	109
第二版序言	111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12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112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115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11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1917年11月5—6日 〔18—19日〕)·····	355—359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360—362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 25日〕)·····	363—367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	368—370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人们(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371—374
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 6—9日〕)·····	375—383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 24—27日〔1918年1月6—9日〕)·····	384—385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晚于1918年1月 3日〔16日〕)·····	386—388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	389—390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1918年1月 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	391—399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	391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8年1月中旬)·····	400—417
*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月11日〔24日〕)·····	400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	418—419

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不可能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数千亿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最多只能像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有哪些同盟者?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

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

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则摇摆不定,妨碍这种启发和摆脱的工作。

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的阶级的力量对比。

载于1917年4月9日《真理报》
第2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
第131—134页

论策略书²¹

(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说 明

1917年4月4日,我在彼得格勒就标题所点出的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¹³上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²²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去,因此不容我有任何拖延。会议结束后,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随即在准备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¹⁴上再作一次报告。

不管立刻再作一次报告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既然我自己的同志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他们又因归期在即,确实不容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会上,我把我那篇发表在1917年4月7日《真理报》²³第26号上的提纲^①念了一遍。

无论提纲或是我的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1917年4月20日在彼得

① 我把登在这一号《真理报》上的提纲连同简要注释附在这封信的后面。(见本卷第13—18页。——编者注)

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⁵⁶（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⁵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⁵⁸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罗伊利希、普夫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⁵⁹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⁶⁶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①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②)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⁶⁷。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像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像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8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③。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60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弄糊涂了⁷⁴，不是提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提议保持原状。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⁶⁹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要建立“联邦”共和国⁷⁵，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想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想靠强制办法同任何一个民族共处，不论是芬兰也好，乌克兰也好，而陆军部长却对芬兰和乌克兰百般刁难，造成不能容许和无法容忍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坚强的政权要靠各民族自愿协议才能建立起来。“革命民主”是庄严的字眼，如今却用到了以卑鄙的刁难使乌克兰和芬兰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它们只是说，不要把实施起码的民主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

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的兼并，就缔结不了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实在可笑，像是要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揭穿他们的勾当，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不是按照订单制造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实现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集团、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抗拒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家阶级决裂，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那么在极短时期内就会得到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德国已经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因为法国……

（主席：“您发言的时间到了。”）

再有半分钟我就结束……（喧声，会场上有人要求继续讲下

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侵犯,这样就足以保障和平了。

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进攻的声明具有如此根本性意义的原因。整个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了。俄国革命的发生,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帮了忙的,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为俄国同中国或印度差不多。可是不然,俄国除了有一个现在是地主和资本家占多数的政府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这种按力量来说是世界上从未听到过和看见过的代表机构,虽然你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就是在扼杀这个代表机构。而且俄国革命还做到了使来自下层的反对资本家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革命时期停留在原地不动是不行的。因此,从政治、经济的意义来说,而不是从战略的意义来说,进攻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转折点。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就是继续使几十万、几百万人为扼杀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而丧命,客观上就是这样,不管这个或那个部长的意志和认识如何。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就是转到以人类历史上痛苦最少的最可靠的方式来进行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是转到使革命工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取得政权和获得胜利的保障。(会场上一部分人鼓掌)

载于1917年6月15日和16日
(28日和29日)《真理报》第82
号和第8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
第237—249页

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⁹¹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毋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毋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

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拼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做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⁸⁵,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

主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后 记

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的论点。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⁹⁶,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民清

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 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 有海德门和费边派³³，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 1905年革命、特别是 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已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 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①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 90 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90页。——编者注